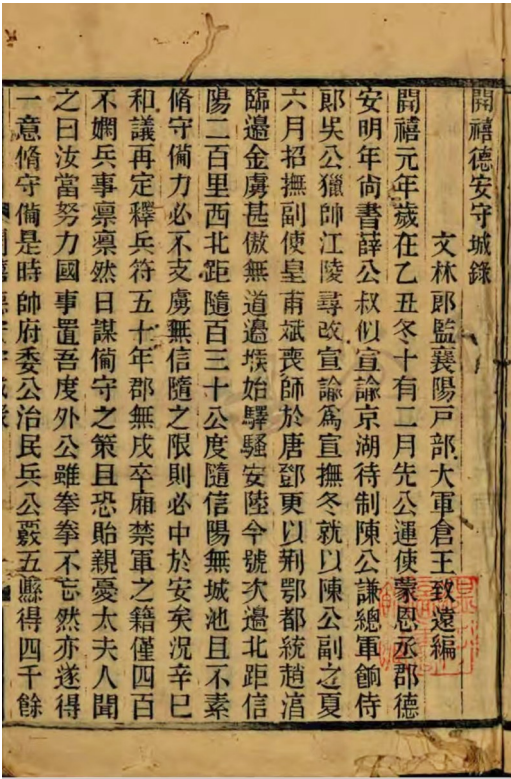


给王致远送挽诗的乐清人

■雄剑

王致远，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南宋永嘉学人，逝后，亲朋好友赠赠的挽诗多达110余首，放眼温州，无人可及，其中就有王持屋、赵若侓、王无外、王景增等多位乐清人。王致远，名气似乎不大，为何会有如此哀荣，受到这么多人的崇敬与怀念呢？



清刻本王致远撰《开禧德安守城录》



南怀瑾题“永嘉书院”



王致远所创南宋永嘉书院复原图。图片由作者提供

王致远其人其事

王致远(1193—1257)，字任道，号九山，状元木待问的孙女婿，永嘉黄田千石村王氏第六世，世居温州郡城。

开禧元年(1205)十二月，13岁的王致远与祖母随父亲王允初赴任德安府运转通判，府治在安陆(今湖北安陆市)。次年四月，权相韩侂胄发动“开禧北伐”，剧情反转，金兵呼啸南下，包围了德安城。王允初临危受命，依靠临时组建的12000人的“守备旅”，与10万金兵斗勇、斗狠、斗智，历时108天，取得完胜。16岁的王致远因父之功，荫补授通仕郎、从事郎嘉兴府户曹。嘉定十六年(1223)，时任文林郎、监襄阳户部大军仓、年届而立的王致远，以孤城喋血的亲身经历，逐日记录了命悬一线的抗金保卫战，遂成完备的军事报

告文学。现已列为南宋军事著作，成为古代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，并可为《宋史》《金史》补阙。据此，王致远堪为古代军事作家和历史学家。

嘉熙元年(1237)，王致远以奉议郎任慈溪县令。正逢浙东大饥，死殍成丘，王致远设粥局、置居养院和慈幼院救助灾民、善待老幼。离任时，百姓感恩载德，“涕泣遮道，至今二十年，号公‘王佛’，其故像犹存”(清《慈溪县志》)。王致远不但是慈善家，也是刚正廉洁的循吏，前几年慈溪老县衙改建为“清风园”，其中的廉政主角就是王致远。

王致远最后的官职是浙西提刑，其在府衙苏州刻制的《天文图》《地理图》和《帝王绍运图》碑，入选第一批全

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与故宫、长城同列榜单，其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收藏家。淳祐七年(1247)，王致远辞官回温，在郡城濯缨坊建“九山堂”。淳祐十二年，创办永嘉书院，温州知府赵师钱特“立渊源坊以表之”。永嘉书院自创立到宋末，20年间共有8批学子参与科考，此间温州考取进士多达320余名，接近此前南宋120年间温州进士总数的40%，当有书院之功，故百度定义王致远教育家。

65岁的王致远患脚气病去世后，学生吴坚(1213—1276)为之撰行状，吴是仙居人，时任奉议郎秘书省著作佐郎，德祐二年(1276)诏为左丞相兼枢密使，负责和谈，却背上“降元”骂名，郁郁而死，致《宋史》无传。

王持屋：前辈典型今有几

王致远去世后，乐清王持屋赠赠了两首挽诗，足显二人交情之深：(其一)绣衣拂袖赋归来，香火依依使者车。一札屡勤当宁诏，十年不作在朝书。清贫乐施无储粟，淡薄长斋只饭蔬。前辈典型今有几，西风残扇重欷歔。(其二)星郎禁下晓鸣珂，洗耳沧浪鼓缶歌。但得乡民免沟壑，不愁世路有风波。人非时样居官少，心与天通及物多。底事端详当轴者，忍教铁券阅山河？

王持屋(1200—1276)，字载仲，号翕斋，王十朋曾孙，华阳王氏二世祖，精研《尚书》。据明《万姓统谱》载，王持屋为太学生时，曾率国子监等六馆到宫门论右宰相史嵩之主和之罪。淳祐四年(1244)中进士，“入浙西帅幕，从官荐丁大全，而持屋谓其内怀奸诈，外示狂率，使其得志，必为国家忧，大全

闻之憾焉。后以著作兼左曹郎。吴潜罢相，持厚轮对，言于理宗曰：宰相进退人材，当进贤退不肖，不当以用舍快恩怨。”可见，王不耻丁大全的为人，尽管丁初入仕途时，将王持屋引为知己，《宋史》列传卷第一百七十三“马廷鸾”载：丁大全任浮梁县令时，请王持屋在即将参加轮对的马廷鸾面前美言几句，马尽管“素厚持屋，且同馆”，但不为所动，“试策稍及大全”，终致丁罢官。

宋《南宋馆阁录》续录卷八“官联”载：王持屋于宝祐四年(1256)十一月除太学正召，次年五月以正字兼宗学博士；开庆元年(1259)十二月，以淮西制置大使司参议官，除著作郎；景定元年(1260)正月，兼权侍左郎官，二月兼景献府教授；咸淳二年(1266)三月以主管建康府崇禧观再初秘书省著作

郎，四月兼权左曹郎官。王持屋为官正直，因支持丞相吴潜，遭权臣贾似道嫉恨，使坏，在低品级辅官任上打转了15年，直到贾垮台，才升为大理寺少卿(《华阳王氏宗谱》录为大师)。未及到任，南宋就亡了，王持屋绝食而卒，葬于蒲岐华秋山。

明弘治《嘉兴府志》载：王持屋于咸淳五年(1269)三月曾书《嘉兴推升记》。马廷鸾《碧梧芳丛集》卷四有代皇帝起草的《王持屋除著作郎制》：“自我高皇帝崇重三馆，招延天下之英才。有臣十朋，实以忠言谏节来游著廷。一时人物之盛，后世犹可想见。若尔屋者，非其苗裔与？学素深茂，人有典刑。去国累年，朕每有第几人王某之思。还尔旧官，以昭风烈。可。”可见宋理宗对王十朋及其后裔的爱赏之情。

赵若侓：九山当自古人求

赵若侓，王持屋同科进士，淳祐年间累迁抚州通判，景定年间任宁海县令，恭帝德祐年间成为最后一任奉化令。其《挽宋侍左郎官前浙西提刑朝请王公》诗：岂惟慈水俱称佛，湖浙恩膏遍九州？一刺不为言路屈，九山当自古人求。力行好事宁谋己？屡得除书竟掉头。海角义田营未了，惜哉夜渡遽移舟。

诗中盛赞王致远的仁政与爱民之

心。王致远知慈溪，遭构陷，但“朝廷查公非罪，除主管尚书户部架阁文字、籍田令。乞出，恭差通判安吉州，改婺州庆元府。后定改池州。”淳祐元年(1241)，“以忠敏(即王允初)有德湖北，差公提点刑狱。”秉公办事，平反冤狱。宝祐二年(1254)，宋理宗多次下诏让王致远复出为台州知州、大府寺丞院，侍左郎官等，都被婉拒了。王回温后，“在

城西捐己地建思稼仓，熟收荒出平糶以利民。又于海坦岭下创北斗山接待寺，花柳塘建接待寮，各置田立僧以接济奔城不及之人。”逝后葬临海慈湖吹尖峰仰天湖父亲王允初墓旁。瓯山隐隐青冢，在近年大开发中，王氏父子墓地不知所踪，唯见1998年永嘉千石王氏族人所立残碑一截，上书“宋，致远王公之墓，木氏夫人，浙西提刑”等字样。

官员为王允初请谥的奏表，终得谥“忠敏”，这就是诗中首句“笈天得谥慰林樾”之意。末句“里闾”，即邻里，“慙”，从也，天不假年之叹。

赠赠王致远挽诗的，还有曾任乐清宗晦书院主讲的正嘉学人胡子实、状元周坦、永嘉学派门人或后人木子骏、方来、吴舜龙、薛嵎、刘植等，也有温州知府、抗金名将印应雷等，更多的是籍贯不明者，其中还应有乐清人，有待钩沉探颐。

王景增：洁身香晚节，立操凜秋霜

王景增，生平不详，唯清康熙《乐清县志》卷八“补遗”载：王曾在“栖云岩授徒讲学，邑令鄧狂常造其庐，唱和以诗，后释褐为国子学正，风范端庄，士林矜式。”释褐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方式，由吏部主办，通过后即可为官。王景增写的挽诗是一首五律：屢上挂冠朕，免为白首郎。洁身香晚节，立操凜秋霜。吾道岂终丧，斯人今已亡。书生闻道后，犹及见堂堂。

诗挽王致远的还有乐清左原王无

雁山道士林彦清——读《李孝光集校注(增订本)》一得



望里燕窝洞道观建筑群。林子周 摄

■潘猛朴

《李孝光集校注(增订本)》(陈增杰校注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)卷五《七言古诗》收录《送林彦清》一诗：

有客新自东方来，矐子如月无纤埃。言昔东见容成君，接上轩轅张乐之层台。手扞青天冷至骨，白榆列宿何崔嵬。轩轅仙成去已久，皆骑威风跨龙媒。珠玕明佩隔风雨，天门晃朗相当开。仙家玉女少愁思，踏雪双歌紫云回。君尝教我三洗髓，已觉灵气生根荄。我时坐客桂树下，纵之使言手拉颐。客似师横差短耳，眼似恨小髯髯。不见横君三十年，眼中见子吾已衰。却忆相携入雁谷，山中二月如天台。风吹桃花行水面，大笑酌我紫霞杯。客今好游自不恶，名山往往多奇才。倪逢俗子莫与语，世贵瓦缶轻尊罍。舟行江中慎濯足，矶下乃有鳌与能。更莫然犀照水怪，自倚善幻驱霆雷。望见九华足云气，一上绝顶驱蓬莱。

陈增杰先生注云：“林彦清，永嘉(今温州市鹿城区)人，居雁荡山道士。此盖送林归雁山作。柯九思《林彦清归永嘉》‘忽遇雁山客，霞佩青莲冠。还入雁山去，玉髓供晨餐。’(《丹丘生集》卷四)郑元祐有同题作(《乾坤清气》卷六)，秦约《畊云钓月送林彦清》(《乾坤清气》卷二)，四诗殆作于同时。”

此诗为李孝光送别友人林彦清所作，情感饱满，既有对友人风姿的赞美，亦含别离的不舍。诗中既描绘林彦清瞳如明月、气度非凡的形象，又借其游仙见闻渲染超逸之境，更忆两人同游雁谷、酌杯桃溪的往昔。末以舟行慎濯、莫惊水怪等叮嘱，流露深切牵挂。全诗层次丰富，情意绵长，堪称送别佳作。

林彦清为雁山道士，柯九思《林彦清归永嘉》开篇即写：“雁荡接银汉，翠涌生高寒。芙蓉散秋锦，飞落秋云端”，以雁荡山为轴，串联仙境、回忆与现实，想象瑰丽，表

高谊《游雁荡山记》中的纰漏

■周建钢

近些年，在雁荡山中走得多了，雁荡山也渐渐变得熟悉和亲切。踏访过的那些山峰、飞瀑、山嶂、洞穴、寺院、古道、小桥……也一一在脑海中留下了印记。因此，在阅读他人写雁荡山的文章时，如同跟着作者的文字神游雁荡，把书中的文字跟脑海中的图景相结合，呈现一个别样的雁荡山。

有时，也会在他人写雁荡山的文字中，无法找到自己脑海中相对应的景象来。由此产生疑惑，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，还是作者的描述出现差错。

在阅读高谊的《游雁荡山记》时，便产生过这样的疑问。

1936年(丙子年)10月，高谊跟洪潜园、黄胥庵等人共游雁荡。这是高谊第三次到游雁荡。其《游雁荡山记》一文，写的便是这一次游雁荡山的经历。

作者在游玩灵岩景区时，写道：“赴灵岩，稍憩。傍寺天柱兀立，直逼天际，剪刀、观音两峰如画。由寺右上约八百级，龙鼻破缺而水微，左折而下，万木萧疏，有屏霞庐，蒋氏别墅也。”

在灵岩寺旁观赏谷内风景，天柱峰、剪刀峰(可能指小剪刀)和观音峰竟出现在同一画面中，让人迷惑。在上灵岩村，可以将小剪刀峰和观音峰同时收入眼中。在灵岩寺旁，或能在视线之内，看到观音峰和天柱峰，但绝不会将天柱峰、小剪刀峰和观音峰三峰同框。

同样的情况，还出现在其记写游玩西石梁时。

“……至石梁……坐赏瀑流，瀑斜下而水盛，竟日潺湲不绝声。访梅花桩，桩从岩旁错出数枝，质黑，作寒梅状，奇石也。”

梅花桩在净名谷内，旁有民国乐清县长蒋叔梅的石刻诗：“老梅耐冷心如石，此石何年幻作梅？似恐暗香妨大隐，无言独到海山来。”在游玩西石梁之前，作者曾“西抵净名”，“宿净名”，却未记写梅花桩。而在游玩西石梁时，竟“访梅花桩”，让人不解。

高谊为何在文中会出现这样的纰漏呢？

主要原因是作者对雁荡山并不十分熟悉。高谊虽三游雁荡，据文中所记，其于



“壬子一游”(1912年)，“仅二日”。“戊辰再游”(1928年)，则“穷一日之力”。第三次游玩的时间稍长一些，五天时间。这样的游玩经历，不足以熟知雁荡山各个景点的位置。作者可能没有在第一时间记写下游玩的经过，事后回忆时，把在不同位置所见的景点混淆、乱入。

雁荡山山多谷多，山中的道路蜿蜒曲折，对雁荡山不熟悉的人往往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搞不清各景点的具体方位。之前，在雁荡工作时，我也分不清三折瀑、净名谷、灵岩诸景点的具体位置。最近，跟一位朋友聊起雁荡山的景点，朋友去过雁荡山不下十次，却也想不起三折瀑、小龙湫的样子来。如此想想，高谊《游雁荡山记》中出现这样的纰漏也属正常。

高谊(1868—1959)，原名性朴，字步云，晚号蕙园，乐清人，曾东渡日本修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班。宣统辛亥考取孝廉方正。解放后为省文史馆员。著有《蕙园文钞》《蕙园随笔》等。